

过雁集



宋永祥 著



宋永祥 著

过雁集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雁集/宋永祥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5650-1041-5

I. ①过… II. ①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2139 号

过 雁 集

宋永祥 著

责任编辑 金 伟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 张	17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字 数	296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 com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041-5

定价: 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星辰与内心（序）

赵 焰

这些文字起自对生活和故土的热爱，起自忧伤和乡愁，起自于对一种人生方式的恪守，起于痛定思痛以及矢志不渝——虽然历经坎坷，一个人却能如此保持自己的本真，赤子之心难以改变。

这些文字还起自于刻板公务员生涯中对于往事的追忆；起于对于事业的迷恋；起自于身陷羁绊对于远方的思念；起自于对于生活哲理的追思；起自对于生命的感悟以及不得自由的飞翔欲望……西蒙娜·薇依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时，就离上帝越来越近了。孔子则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所谓的知天命，最化繁为简的解释就是明白短暂人生的意义，明白一些事情的孰重孰轻。觉悟实际上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认识，来自苦苦追究后的豁然开朗——真理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如“烙铁是热的，别用手摸”这一类的常识。就像抬头在天上寻觅北斗星不得，突然发现，原来脚下就有道路。当然，让人醒悟的还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之类的疼痛，那些看起来最微不足道最不经意的，反而最能让人刻骨铭心……这一本书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这些常识。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在作者心中沉甸甸的分量，那是故乡的河流，乡野的绽放的槐花，难以割舍的亲情，以及半是甜蜜半是忧伤的回忆。

对于宋永祥，我是熟悉的。我参加工作后不久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年轻倜傥，事业有成，又写得一笔好文和好字。很快，我们又成为同事。一年多的朝夕相处，我进一步熟悉了他的直率、爽朗、热情以及故作姿态。对于他生长和生活的郎川河畔，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我也由陌生变得熟悉：那是一片清新、氤氲、潮湿的土地，土地肥沃，河汉纵横；春天

里天高云淡槐花遍野；夏日里荷香芬芳稻穗金黄，至于秋日和冬日，随处生机勃勃，随处其乐融融。当然，因为没能真正地扎根于那边土地上，对于那边土地的感受，我的笔下难免枯燥干涩。在宋永祥的笔下，似乎更可看到一个湿润美丽的郎川河畔，以及勤劳善良的郎川人——他写到了父亲、母亲、女儿、友人、小狗小黑；写到了春日、冬天以及中秋月；写到了乡野里的荠菜花、棕竹、狗尾巴草；写到了河流、衙门口、村口的老屋、乌龟包、天泉庵；还写到了在那块土地上的自在生活：喝酒、踏青、冥想……让作者忘不掉的，还有工作时的乐趣、思索以及相应的感受。人一旦进入到那一个超越那些萦绕不绝的思绪，会情不自禁地从笔下流出，汇聚成另一条小河。

这是文字中展示的诗意的江南，也是作者笔下的江南情趣。

跟宋永祥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不过有关他的动态，却一直了解。每每从电话中听到他爽朗的笑声，都羡慕他活得如此热情，如此自得。当然，他的自得也是有资本的：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漂亮有才的女儿（现在又有了一个俊朗优秀的女婿），还有在那边土地上的悠然自适。当然，有一段时间也听说了他的坎坷，帮他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哪有人没有坎坷呢？在很多时候，人生的经历是可以转化的，只要转化的好，它都可以是一笔财富。

时间过得真快，如果算起来跟宋永祥认识，已经是二十年了。这二十年，对于我和他来说，改变的都是人的容颜，不变的，却是人内心的坚守和追求。如果说时间是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应是移动的，不管我们行进多远，我们总可以从这面镜子中读到我们“曾经是”的模样。这种“曾经是”决定了我们的“现在是”和“将来是”。我一直以为，一个人最后会变成什么模样，只要看看他早期的热爱，了解他一如既往的坚守，便可以知道他最终的结果。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去电影院看了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我看来，这一部电影的真正意义在于展示人生的幻象，以幻象来揭示人和世界的本质，从而提醒人性觉醒和升华的必要性——人在绝境之中，会不可避免展示凶残和暴戾的一面，不过绝境终究短暂，人性总体上的善良、美好、同情和怜悯，终究会闪烁熠熠光辉。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藏有一

只老虎，老虎变成什么样，取决于对它的态度——当一个人温柔地对待自己的内心，觉察它、发现它、尊重它、怜悯它、拥抱它时，最凶猛的老虎，也会展示它的温柔的一面。而人最终的提升，是发掘出心灵的本质——像曼陀罗花一样的心灵，似乎更具有启迪意义——你一层层地剥下去，先是表皮，然后是果汁，再然后，是坚硬的内核；坚硬的内核后面，是果仁，婴儿一样的果仁……而到最后，则是什么也没有，是空。空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它们无所不在，无所不联系。

一个孩子问父亲，什么是历史。父亲告诉他，凡不朽的，皆是历史。孩子想了想，说：哪有历史呢——宫殿会腐朽，伟人会腐朽，书籍会腐朽，江山也会腐朽……父亲说，是啊，他们都会腐朽。唯一不会腐朽的，是天上的星辰，以及人的内心。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历史。

同样，尊重人，尊重人类的心灵，就是尊重历史。

(2012年11月下旬)

目 录

星辰与内心（序）	赵 焰（001）
----------------	----------

一、情感空间

故乡的河	（003）
父忆三题	（011）
“看不破”的母亲	（017）
春到溪头荠菜花	（022）
女儿也伟大	（025）
希望的星辰	（029）
鞋的记忆	（032）
村口，那两处小屋	（035）
一本旧书的回忆	（043）
南湖的春天	（047）
冬夜感悟二题	（049）
太阳雨	
——为《郎溪教育报》副刊命名	（051）
周年寄语	（052）
立言·立校·立人	
——寄语《益华双语报》创刊	（054）
棕竹情	（055）
小黑	（057）

鸠殇	(060)
怀念吴寿祺先生	(063)
南漪湖诗絮（外一章）	(067)
登高抒怀（外一章）	(069)
驿站初雪	(071)
故乡春望	(073)
夏夜听雨	(074)
飘秋	(078)
中秋月	(081)
阅读人生	(084)
人在旅途	(090)
享受孤独	(095)
秋之即景	(099)
一页风云散	(104)

二、世象掠影

成功背后的故事	(115)
郎川墨韵	(120)
布衣纪事	(126)
流光逝影	(128)
衙门口	(131)
狂怪书生本真人 ——读《郑板桥集》	(135)
闲话幽默	(141)
泡皮·和·邱四狗子唱戏	(144)
百无一用是书生	(146)
异曲同工及其他	(149)
沉重的十字架 ——读《高四学生》有感	(152)
拙政三黄	(155)
灯下杂感	(161)

三、旅痕点点

初上九华山	(173)
山之行	(176)
泾西古建筑散记	(183)
旌阳访古	(185)
寻梦桃花源	
——西递印象	(187)
巴蜀短章	(189)
南岸塘怀想（外一章）	(191)
这里的城市静悄悄	
——西欧之行散记之一	(193)
德国教育一瞥	
——西欧之行散记之二	(195)
感受移民家庭	
——西欧之行散记之三	(197)
吉祥鸟与利箭	
——西欧之行散记之四	(200)
地火炼凝的奇迹	
——西欧之行散记之五	(203)
“一根筋”的沃尔夫	
——西欧之行散记之六	(205)
做梦都盼着祖国强大	
——西欧之行散记之七	(207)

四、史志钩沉

张大千与郎溪	(213)
《张大千与郎溪》补正	(215)
“建平教案”补遗	(219)

一批珍贵的新四军文物之由来	(222)
古遗址断想	(224)
“密码”诗译	(225)
乌龟包遗址	(227)
天泉庵·独山砖塔	(229)
皖东南的一颗古建明珠	
——郎溪侯村祠堂记略	(231)
吴应龙墓琐议	(234)
四访状元坟	(236)
百山头来历考	(241)
谈谈我县首次发现的西周铜鼎	(243)
浅识一组春秋青铜器	(246)
郎溪出土的“都亭侯印”小考	(249)
唐太宗的任贤和纳谏	(251)
资产阶级新人的世界观	
——兼谈人文主义的现实意义	(254)
后 记	(259)

1

情感空间

故乡的河

曾经在一个汛期刚过的早晨，我散步至西门埂，看见河里一群撒旋网打渔的小划子（俗语，一种轻捷的小木船），分成两队，相距20余米，同时向一个方向划进，当船尾摇双桨的助手将船调整到最佳位置后，早已蓄势待发、立在船头的撒网人几乎同时一个侧转身，向两队中间的空白水面撒出了旋网，那旋网在空中瞬间散开一朵朵巨大的莲花，遂即哗的一声落入水中，在朝阳映照的水面顿时溅起无数金色的细小浪花。我惊羨这难得一见的美景，急忙跑回家取来相机，一直追踪二三里路拍到东门大桥下，直至摄到最满意的画面为止。后来，这幅经过暗房处理的高调照片题名《故乡河湾》在报上发表了，报社编辑垂青还特意为之配了一首小诗：“黎明从这里出发/捞起无数沉甸甸的黄昏/梦幻，让轻灵的桨叶/画一幅美的彩卷/故乡的小船儿不会搁浅/老祖母的故事，我的诗/永远荡漾着故乡的河湾。”使我蕴涵在这幅风光摄影深处的故乡深情得以更深刻地表达。

这条河就是我的母亲河——郎川河。

（一）

其实，影映在这条河里的美好画面何止这一幅呢？30年前的夏秋傍晚，如果你到河畔散步，常常可以看到另一幅郎川夕照的美景：夕阳悬挂在长河尽头一处叫百步梯的西山上，整条青凌凌的河水被斜阳晚霞渲染的绚丽斑斓，河岸旁“一片杵声撼夕阳”。在那个没有电视机、游戏机，家里根本就买不起商店里本来就很少的玩具的年代，这条河流就是我的迪斯尼乐园，就是我梦牵魂绕的童话世界。

当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留藏在这条河里的儿时趣事。它们珍含着纯朴无瑕的少年友情，伴随着到中流击水的浪花，逃学、追逐戏闹的开心笑声，无知无畏的冒险、钓鱼摸虾的乐趣，一直像那个无多少工业污染的时代一样，在我记忆的河流里，闪现着灿烂太阳下的粼粼波光，成为散落在年少河滩上光洁的贝壳，沉淀在清凌凌河水里的悦目五彩、青花瓷片。

不知多少个少年的季节，从初夏水还砭肌惊骨开始，一直到深秋让人寒战不已而止，许多时候我都光着身子、欢快地沉浸在这一河清流之中。那时，天是蓝的，水是碧的，河滩是纯净松软、黄灿灿的沙子，除了间杂一些早已被岁月洗磨的了无棱角的瓦砾、粗瓷片之外，不用担心会有玻璃、铁皮、铁钉戳脚。当你撒开脚丫奔跑在沙滩上，看着身后留下的一行行深深浅浅的脚印，当你跑累了仰后一倒躺在热乎乎的沙滩上，看白云飘荡，任轻风拂过，那感觉不就是今天你在南方的某个海滨浴场？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因伟大领袖毛主席喜欢畅游长江，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游泳似乎也是一项全民健身运动。夏天的不少下午，机关干部们提前一个多小时下班了，带着游泳圈、轮胎等集体来到郎川河边，东门、南门、西门，几处宽阔的沙滩河面上，尽是夏游的人们。这时候简直就是我们这些“人来疯”的盛大节日，打水仗、捉迷藏，穿行在大人们中间，大呼小叫，无所顾忌，乐此不疲，开心极了。

更多的时候是和少年伙伴们在一起，几乎成天泡在水里，摸散沉在水底的竹夹、煤炭作烧饭的燃料；摸河蚌回家烧汤、喂鸭，摸到大河虾，干脆头尾一掐，塞进嘴里，活吃虾仁，那滋味咸咸的，鲜鲜的，也腥腥的，至今回味舌尖如昨。

也陷入过惊心动魄的险境。那时的河面上，常常聚集着从广德放下的竹排。一次与小伙伴们钻秘子（俗语，即扎猛子），误入成垛的大排片中，多次抬头，头碰撞在排底，索性睁开两只眼睛寻找出处，可眼前还是一片昏暗。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咕噜咕噜吞几口河水延缓时间。总算苍天有眼，就在我真切、清醒地体验到将被淹死的恐惧时，眼前终于透出一团茫茫的浑浊，再抬头，恰是四垛大排中间仅有的一米见方的空宕。或许是当时对生命的意识不像今天这样强调，或许是年少的糊涂胆大，此后，我在记住这惊险一课后，依然常常站立在对岸高高的河坎上，甚至于在洪峰刚刚退去的郎川河大桥上，向一两丈远的水面一头扎下去，与伙伴们戏闹、畅游在波浪中。若是春冬天的下午放学归来，常常是书包一丢，急忙拿起只有三四米长的青竹小鱼竿，跑到河边，在下鳊鱼的渔夫饵篓里抓一把活虾，找一处有乱石的水栈，让鱼钩穿上黄豆般大小的虾仁，随着大蒜杆或鹅毛杆飘浮的不断沉浮，一条条冬青叶般大小的鳊鳊、三寸上下的麻骨楞子便陆续进了我自己编做的小竹篓，运气好还能碰到两条一二两重的“大”鳊鱼、黄鲮、从池塘里跑来的鲫鱼。当夜幕低垂水面时回家，往往有一两斤的收获。母亲将它们掐除内脏洗净、用腌菜烧出后，便成了我少年时吃得最多的美味佳肴。

那时河里的鱼就是多。记得一年中秋节前的夜晚，乡下的老姑爷、表姐夫在距县城不远的六棚湾板罾，我随父亲去看。这是一种沉入河底的方形网，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四角用绳索竹竿固定在两岸，一两小时后，在滑轮的缓缓移动中，网慢慢露出水面，皎洁的月光下，网兜里白花花、银闪闪的一片，我的心情也随着鱼儿噼噼啪啪的跳跃声乐开了花。那一晚没有睡意，没有归来，兴奋地守望，帮忙逮鱼，还半夜到河里洗澡，直到天亮。

(二)

但是这条河流流淌的不全都是诗情画意。在我的记忆里，洪水泛滥淹了县城的大灾就有1962、1983、1984、1999年四次。就说1983年那次吧，时间已是6月底，下了半个多月的大雨使河堤千疮百孔，许多堤段危如锯齿。我和一批防汛人员奉命乘船送防汛器材到东夏镇。那一晚，久雨初晴，月亮似水洗的一般又大又圆又亮（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而圆的明月），悬挂在湛蓝明净的天空。我一面下着草包，一面贪恋着这少见的美丽月色，心里也在庆幸着天该晴了。谁知第二天午后，又是乌云密布天空。约5时许，大雨瓢泼，当夜，洪水就轻易地冲溃了脆弱的河堤，很快灌满了杨赛圩，抵没县城。时间过去20多年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乌云盖顶，急风骤雨，不时有农舍闷雷般坍塌在洪水中的巨响，郎川河两岸尽是散落的矮小庵棚，无家可归的圩区农民，躲在棚檐下的鸡、猪、狗；省城来的县长失去了往日的前呼后拥，独自一人偎在堤坡的草堆旁，啃着半截桂花糕。我几分怯意地请他去当地堂兄家吃个便饭，他满口答应，我很高兴地生平第一次陪县长共进了午餐。只是灾难当头，中餐仅有一碗黑糊糊的烂腌菜和几条小咸鱼，但他吃得很香，连干了两大蓝边碗；县城唯一的新街道——新马路成了一两米宽的河道，救灾部队的水陆两用坦克轰然而过；空投食品的飞机不时盘旋在高井庙林场上空，下面是一个个抢饼干的灾民……

而在大旱的1978年，这条郎溪人民的生命之河又经不起连续数月的干旱无雨，脆弱地绝尽了最后一脉细流，裸露出河床。为了获取赖以生存的饮用水，昔日平整的河滩河床尽是人们挖出的大大小小的沙坑，全城区的居民就淘舀这坑里浸出的地下水。水看起来很清，但烧开饮用时，面上总是飘着一层红锈。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程，环境却恶化了。不知何时起，上游植被的日益破坏，终日不息的挖沙吸沙，两岸居民生活的排污

和乱倒垃圾，那些落后淘汰的化工企业的污染，河滩上烂泥没脚，污秽遍地；河水连续几月泥沙泛起，浑浊不见澄清；泛着红黄褐色泡沫、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浊流染黑了半边河面；围堰、沙堆、废弃的水泥船等杂物，一段河道也被挤占的狭狭窄窄，千疮百孔，容貌别扭丑陋，昔日清丽婉约的少女风貌何处寻觅呢？

郎川河在哭泣，母亲河在哭泣，是她的儿女，不能不为之痛心。

(三)

打开历次修订的郎溪招商指南，几乎都能见到“紧邻苏浙沪经济发达地区，交通便利……”这一类挂靠富家大户，显示区位优势的文字。再追溯以往，明代初期曾入直隶州，归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北宋端拱元年（公元1098年）正式建县，距今已1000多年，比美国佬儿立国还早了700多年，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区位优势又很凸现的县份，为何经济社会发展与紧紧毗邻的苏南差距甚为悬殊？除了封建政权腐朽统治、战争、瘟疫等等之外，就客观性而言，与郎川河伴生的水患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纵览不多的地方史志，关于水患灾害记载甚多。清朝乾隆时期有那么一位县令，在他那本薄薄的《建平存稿》中，就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丁字埂溃破，冲毁县城人哭鬼叫的惨状，当然也少不了他治水的政绩。

安居才能乐业。承想，每年从五月梅雨季节开始，人们就惶惶于水灾，若水灾果真临头，全年又忙于救灾度荒，怎能有心思长远构建发家兴业，怎能有长远发展的财力累积，又怎能聚集起与经济繁荣相辅相成的昌盛人文。遍查郎溪史料，我们不无羞愧地发现，在这块土地上产生或者逗留过的名人大家实在是太少了，少得屈指可数，少得像寂寞的冬夜寒空了若的三三两两寒星。宋代出了个吴应龙，宝谟阁大学士、江淮等路都大提点，大约相当于今天部长级的高级干部，恐怕也是郎溪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最大官员了。汉代出了个云南左布政使吕盛，也算是数二的大人物。其他千年时光中只有几十个一般的进士、县令，实可不必赘述。唐代大诗人李白已经跑到宣城的敬亭山，一个人独坐在那里呆呆地看天上的白云，却不原稍作劳顿，再到近在咫尺的石佛山看看风动石。近代的大画家张大千倒是来过，可惜仅是为了探视避难于此的老母，也不愿多耽搁时间，以致让他双亲、四兄的坟墓远离四川老家，一任荒草丛生在凌笪侯村那片穷山秃岭里，大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中，未曾得到这位画坛巨擘任何探祭的消息。相比附近的歙县、绩溪、泾县，仅明清两代就出了成百上千的状元、进士、达官巨贾、名人文士，郎溪这块土地实显寒碜了。

于是“根治水患”几乎成了建国后历届决策者的共同施政纲领和重大目标之一。星罗棋布县境的大大小小的水库，举全县人力开凿数年长达几十华里的新郎川河，还有磨盘山排灌站，中陡闸分洪工程，加固内隔埂等，可谓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一个个重大治水政绩。但水患依然不能说已经根除。每年5月一到，在县里的防汛抗旱动员大会上，还是能经常听到这么一句名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郎川河的水患究竟应该如何治理呢？

1999年那场大水，引发了一场在全县党政干部关于是否整体搬迁重建县城的大讨论。

一日，我下乡去南丰镇，站在新郎川河北大堤上，看着对岸那林木葱茏、逶迤十几里的低山丘陵，突发奇想：怕水淹，何不把县城逐步迁往这里，再在新河上多架几座桥，让一个居高傍水、错落有致、烟桥锁翠的新县城展现一派新姿，岂不可永远摆脱水患缭绕的梦魇，造福邑人？继而，让我意识到这是站着说话不知腰痛，不要说这个未经任何论证的理想化想法，近乎痴人说梦，天方夜谭，那些经过详细论证、县人大代表慎重决议的城区规划，又有多少被一以贯之地实施了呢？

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经济的，群体的、个人的，主观的、客观的，太多的因素总是冠冕堂皇地让那些关乎郎溪希望的重要决策，鼓舞人心的美好前景，大多停留在修修补补中，停留在人们的祈盼与失望中，甚至停留在习以为常的麻木中。

可又一想，为什么就没有可能呢？20多年前，我跟随一位老县委书记首次去溧阳天目湖，那时也只名叫沙河水库，形貌几同我们的天子门水库，今天却成了国家4A级风景名胜，广告上了中央电视台，并不富裕的郎溪一些单位和个人常常慕名引客而至，而所吃的名肴沙河鱼头很可能还是从我们的南漪湖收购去的哩。往北去不远，有个华西村，农业学大寨时就因集体经济富裕而出名。后来全国都搞包产到户，那个叫吴仁宝的偃村官却不随流，冒天下之大不韪，仍然搞大集体，现在成了华西集团，资产超百亿，家家享受村集体配发的别墅、小汽车。再往北去，还有个张家港，出了个“秦始皇”（市委书记秦正华），是全国赫赫有名的经济强市。但我知道，30多年前，它只叫沙河县，资源贫乏，有几个村干部经常到我家来，找我父亲帮助他们解决稀缺的毛竹、山芋淀粉、三六表（一种毛竹、稻草合做的粗糙手纸）。

看来，“母亲”的屡遭灾难，蹒跚慢行，并非完全都因母亲河水患的罪过。我想起了前些年沸沸扬扬、很触动人心的“山这边，山那边”的讨